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悲惨世界

连环画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悲惨世界

Beican Shijie

原著：〔法〕雨果
改写：佛碧 冷冷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Hugo.V.)著;佛碧,冷冷改写.-北京:

连环画出版社,2005.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ISBN 7-5056-0558-5

I.悲... II.①雨...②佛...③冷...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1008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悲惨世界

Beican Shijie

原著:〔法〕雨果

改写:佛碧 冷冷

绘画:魔法熊工作室

封面设计:奇艺堡图文

责任编辑:李雪竹

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80 千字 插页:1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3 次印刷

ISBN 7-5056-0558-5

印数:12001-13000 定价:8.80 元

悲惨世界

Beican Shiji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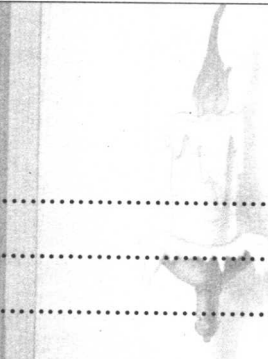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卞福汝主教

疲惫的旅客	1
无家可归的野狗	4
一个慈爱的人	7
闪闪发光的银器	11
月光下	13
感召	16
痛苦的心灵	19

第二章 芳汀

两个母亲	23
德纳第的真面目	27





马德兰市长	32
勇气与力量	36
慈母之心	40
一个冬日的夜晚	43
脑海风暴	48
我是冉阿让	50
法律的看门狗	56
越狱	59

第三章 珂赛特

黑夜的森林	61
善良的陌生人	65



洋娃娃	70
黑色的孝服	74
不幸的老人与不幸的少女	79
追踪	83
系铃铛的人	89
复活	94

第四章 马 吕 斯

父亲的悲哀	100
成长	105
邂逅	109
邻居的秘密	112



可怕的陷阱	119
黑脸的歹徒	124
千钧一发	131

第五章 冉阿让

矛盾的心情	138
英雄血	144
危险而神秘的下水道	150
沙威出轨	155
重逢的喜悦	159
谜一样的人	162
黑夜里的灯光	169





第一章 下福汝主教

疲惫的旅客

一八一五年的十月，日近黄昏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进了位于法国南部的小镇迪涅。他大约有四十六七岁，体格粗壮，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看得出来，他已经徒步走了很长时间了，他的脸上有一种潦倒而狼狈的神情。

他进了镇公所。没多久，他又走了出来。

他来到一家旅店。主人打量着旅客褴褛的衣着，迟疑地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我有钱。”

“好，那你就住下吧。”



那人把钱包塞回口袋里，把背上的布袋和手里的棍子放在门边的地上，然后坐在火旁边的一张矮凳上。

迪涅在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对这个陌生人，旅店主人的眼睛里有许多的疑虑，他不停地打量着他。趁着客人不注意，旅店主人在白报纸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在一个小伙计耳边说了一句话，小伙计便朝着镇公所的方向跑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计回来了，他带回了一张纸。主人急忙把它打开，细心地读了一遍，朝那旅客走去。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你。”

那个人突然站起身子：“怎么！你害怕我不付钱吗？还是要我先付钱？”

旅店主人的眼睛盯着他，说道：“少废话。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你叫冉阿让。我已派人到镇公所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你认识字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那张从镇公所转回旅店的纸递给冉阿让看。

冉阿让在纸上瞟了一眼。旅店主人接着又说：“你还是趁早走的好！”

冉阿让低下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和棍子走

了。他沿着大街走去。在他的背后，是轻蔑和畏惧的眼光。

冉阿让不停地往前走，前方，有一盏灯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摇晃着。那是一家简陋的客店。冉阿让胆怯地推开了门。

客店里正在喝酒的客人全都转过头来，打量着他。

老板对他说：“先来烤烤火吧。这儿有火，菜正在锅里煮着。”

温暖的炉火，冒着热气的饭菜，这一切是多么好呀！冉阿让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坐在壁炉旁边。

正在喝酒的男人中有一个鱼贩子，他向酒店老板使了个眼色。酒店老板立刻走过去，彼此低声交谈了几句。

酒店老板回到壁炉旁边，把手放在冉阿让的肩上，对他说：“你得离开这里。”

冉阿让转过身来，失望地说：“你也知道了？”

“请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冉阿让提起他的棍子和布袋，走了。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座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铁链。冉阿让拉了一下铁链。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冉阿让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可不可以开开牢门让我住一个晚上？”



“监狱又不是客店。如果你犯了罪，我就让你进来。”

那小墙洞又关上了。



无家可归的野狗

冉阿让拖着疲乏的身子，步履蹒跚地走着，从房子的窗子里透出温暖的灯光，这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独。

他在一所房子前停住了。灯光下，一个男子正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玩耍。年轻的母亲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小孩的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冉阿让看得出神，仿佛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极轻地敲了一下玻璃窗。

“是不是来人了？”男的站起身来，拿着灯，打开了门。他诧异地打量着冉阿让。

“先生，”冉阿让说，“你能给我一碗汤喝，让我在那棚

子里的角上睡一夜吗？我会付钱的。”

那男人戒惧地上下打量着冉阿让，忽然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喊着说：“难道你就是那个……”

他向后退了几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一把枪。

女人抱着两个孩子，赶忙躲到丈夫的背后，惊慌失措地瞧着冉阿让。

“快滚开！”男人举起枪来叫道，“要不我要开枪了。”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接着，窗子也关上了，上铁锁的声音很响地传到外面。冉阿让只好无奈地走开了。

天越来越黑了，冉阿让裹紧了身上的衣服，继续向前走。忽然，他看见前面有个茅棚，于是朝着茅棚走去。

茅棚的门是一个狭而低的洞，冉阿让匍匐着身子才爬到里面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下来。他实在太累了，一动也不想动，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一阵狗叫声把他惊醒。他抬起头，看见一只大狗站在洞口，正凶狠地叫着。

原来，这是一个狗窝。

狗一边凶狠地叫着，一边向他扑来。冉阿让拿起棍子当武器，拿着布袋当盾牌，且战且退，才从狗窝里爬了出来，只是那身褴褛的衣服变得更加破烂了。



“我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冉阿让已经疲惫不堪，也不再希望什么，只是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来到了教堂前广场，那里，有一张石凳，他走过去，在石凳上躺下来。石凳冰冷冷的，寒风瑟瑟，打透了他破烂的衣服，直吹到他的心里。

这时，有个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看见冉阿让躺在黑暗里，便走过来说：“你为什么不到客店里去住？”

“我去过了，他们不让我住。”

老妇人用手指着广场对面教堂旁边的一所矮房子。

“你敲过那扇门没有呢？”

“没有。”

“去敲那扇门去。那扇门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开着的。”



一个慈爱的人

那扇门是迪涅的主教卞福汝的家。

卞福汝主教原名叫米里艾，“卞福汝”是当地人送给他的外号，意思是受欢迎的人。

卞福汝主教早年死了妻子，又没有孩子，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年老的妹妹和一个老女佣。

他们住的是一所狭隘简陋的房子，原本是一所贫民医院，而隔壁的主教府却是座华美壮丽的大厦。按照惯例，主教一家人是应该住在主教府的，可是，卞福汝主教将豪华舒适的主教府变成了医院，自己却来住这所狭隘简陋的贫民医院。

卞福汝主教很穷，所有的钱都被他用来救济穷人了。

但是主教府还保留了一样奢侈品，那就是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是他从前生活的惟一痕迹。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是主教从亲戚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烛台上插着两枝蜡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女佣人马格洛妈妈总会点上那两枝蜡烛，连着蜡台放在餐桌上。

这天晚上，已经是八点钟了，主教才合上书本去吃饭。

餐厅里，马格洛妈妈一边摆餐具，一边和主教的妹妹巴狄斯丁姑娘聊天。看见主教进来，马格洛妈妈又把自己刚刚在街上听见的故事讲了一遍。

“镇上来了一个苦役犯，长得很凶恶。他想找一家旅馆过夜，但给旅馆老板看出来，让他滚开了。他背着一个布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真的吗？”主教说。

马格洛妈妈继续说下去：“我们这所房子一点也不安全，应当有个铁门闩，万一他闯进来，那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并且敲得相当凶。

“请进来。”主教说。

门开了，进来的正是他们谈论的苦役犯——冉阿让。

他粗鲁地走了进来，强硬、放肆、疲惫，又凶恶又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马格洛妈妈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目瞪口呆地看

着。主教用镇静而柔和的目光看着冉阿让。冉阿让不等他开口，便大声地说：

“我叫冉阿让，是一个苦役犯。坐过十九年的牢，四天前才被释放出狱。我到过客店，被人赶了出来。我到过监狱，看门的人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狗咬了我，把我撵了出来。一个老婆婆让我来敲这扇门。你这里是旅馆吗？我可以付账。我困又饿，你能让我住一夜吗？”

“马格洛妈妈，”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冉阿让向前走了几步，仿佛没有听懂似的：“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刚从牢里出来的。”

主教仿佛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马格洛妈妈，”他说，“你在隔壁房间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冉阿让说：“先生，请您先坐下来烤烤火，我们马上就吃晚饭。您的床也马上就预备好了。”

冉阿让这时才完全明白了主教的话，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他低声慢气地说：

“您真让我住下吗？您还叫我‘先生’！用‘您’来称呼我。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您是一位仁慈的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不，”主教说，“我是一个神父。”



“您是一个神父！哦，您戴着神父的帽子，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接着，他不相信地问：“您真的不要我付账吗？”

“当然不要，”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钱？”

“一百〇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是在监狱里做工赚来的。”

“多少年赚来这些？”

“整整十九年。”

“十九年！”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马格洛妈妈又端来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

“马格洛妈妈，”主教说，“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

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概很冷吧？”

当他用那种柔和、诚意待客的口吻说出“您”时，冉阿让的脸上总是显出一种愉快的神情。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